

南门老街

■刘礼贵

正安老县城东南西北都有对应的街道,其中南门却有两条:新街和老街。如果把新街比作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壮年人,老街则是阅尽沧桑、退居幕后的老人。

20世纪50年代我在正安中学读初中,常去南门老街。中学在东门末梢,过去也是古庙。走过中段略低的东门街道,拐过十字路口,南门老街前街就映入眼帘了。

前街口有家茶馆,被几株高大的梧桐树罩着。我第一次去南门老街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茶馆里的老板:他是在安场小学教过我们美术的李易成老师。李老师穿着竹布长衫,缩着袖子,忙着清洗茶碗。李老师家住在南门新街电影院对门,茶馆是他家租的。星期天,李老师来茶馆帮忙。

南门老街长约100米、宽约5米;街面青石铺就,街沿坎也是青石条子;两侧店铺跟安场格局差不多:木心瓦房,檐口吊着檐灯,店面设有柜台。左侧招待所和印刷厂的牌子特别抢眼。从前街口径直走到底,迎面有道石门,门额阴刻“大夫第”三个字,据说是曾百万家祖宅;新中国成立初挂着邮政局的牌子。街道在邮政局右边拐了个弯,并列着书香门第韩家和江家;对面则是以卖牛肉烧腊闻名遐迩的张家。这就到了南门老街后街口,那里正对着新街杨柳巷。

南门老街招待所,全称应该叫正安县干部招待所。后来干部增加了,开会食宿容纳不下,政府在电影院旁边又建了一处干部招待所。南门老街招待所就叫老招待所。我上初中时,招待所食堂特地面向中学生营业。

星期六下了课,我们就去学校总务处退一天的伙食费,然后赶到南门老街招待所买便饭:1角钱一碗“帽儿头”,5分钱一碗杂烩汤。杂烩汤里主要是莲花白,还有少许豆腐条、粉丝、油渣,比街上饭店卖的杂烩菜油水多、好吃。

我们吃“帽儿头”时,招待所食堂已摆好了碗筷,只等干部们来吃饭了。干部们吃什么菜,我们一次也没见过,因急于赶路,我们吃饭的速度很快,几下扒光就离开了招待所。

30年后,也就是1987年暑假,已改教从政的作家石定来安场找到我,要我帮他一个忙。帮个什么忙呢?当时,石定刚担任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艺创作。上任没几天,地区文化局下达文件:各县局完成剧本一个,限期送审。“我一向写小说,”石定说,“没写过剧本,只有请老兄出马了。”同行的陈智武也说:“写剧本的地方都给你安排好了——南门老街招待所,清静得很,吃住都在那里。”

他们俩是我文学上的至交,不答应行吗?就这样,我住进了南门老街招待所,闭门冥思苦想,开始构思剧本。就餐时间到了,就到楼下食堂吃饭,两菜一汤,顿顿有肉;同桌就餐的有袁家学和向美道:他俩一个履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个就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调上来后尚未安排住房,暂时住在招待所。

在南门老街招待所待了20多天,总算把剧本熬出来了。剧本是根据安场改革开放的新人姜涛寿

办酒厂的先进事迹来写的:独幕歌剧,定名《龙溪酒家》,一万余字。石定看了初稿,说可以,提了点意见,略作修改。那时没有电脑,我誊抄了两份:一份交石定,一份寄贵州省群艺馆。当年12月,剧本《龙溪酒家》在《文娱世界》刊物发表了。

南门老街的印刷厂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同班同学王太宗和郑绍强的父亲都在印刷厂上班。第一次随王太宗去看印刷机,第二次随郑绍强去看他父亲。绍强的父亲叫郑德春,是印刷厂的老职工。郑叔和我父亲是故交,他对我亲切地说:“在安场,我们两家算世交哩!”印刷厂门市部摆着一摞摞作业本、各种纸张、信笺信封、稿子纸。从初二起,我对写作发生了兴趣,开始向报刊投稿,常去印刷厂门市部买信封和稿子纸。碰上郑叔值班,他会问:“绍强咋不跟你学投稿呢?”我答:“爱好不一样嘛!”

因为投稿,南门老街“大夫第”那儿的邮政局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邮政局门口设有信箱,绿色的,投稿时把装了稿件的信封往信箱口子里一塞就行了。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遵义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外地教书。但南门老街招待所的杂烩汤、印刷厂的稿子纸、邮政局的绿色信箱,总会不时在睡梦中闪现。我知道,在我人生的成长历程中,南门老街与我是有着一抹抹不去的眷恋之情的。

距正安县城十余里的田生农中亦是我人生旅途的驿站。1965年暮春,我和刚从遵义师范进修回来的初中同班同学江冠君在那里执教已经快一年了。农中就我们两位老师,我教语文,冠君教数学,聘请田生农场的技术员张德仁担任农技课老师,50多名学生来自正安各个公社。五四青年节临近,我和冠君商量:筹办一期“五四专刊”,让人们了解田生农中学生的学习、劳动、生活情况;于我们来说,也是向上级和学生家长汇报工作。冠君提出:为了吸引受众,去请书法家江定元先生题写刊头。这样,我又和睽违已久的南门老街见面了。

江定元先生是冠君的大伯,精通书法、绘画、印章、诗词,是正安的文化名人。我读初中时他在省城测绘局工作,因此没见过面。他家住南门老街邮政局右侧,即老街居民说的书香门第。那天中午,我随冠君走过熟悉的青石板街,跨进文气氤氲的江家,见到了坐在后院客厅八仙桌边的江定元先生。江先生须发花白、面孔清癯,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因冠君事先和他谈过题写刊头的事,见我们来了,即刻铺开宣纸,挥笔用隶体写了“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八个大字,然后坐下来和我们闲聊。

听说我们最近登了石笋峰,江先生来了兴致,说:“我写过一副对联,是题石笋峰的,念给你们听——积石成峰,依稀像棵嫩笋;历劫不磨,俨然是座灵山!”“好联!”我由衷赞美;取出笔记本,恭请江先生题在扉页上。

告别江定元先生出门,踩着南门老街光洁如玉的青石板,我对冠君说:“今天的意外收获,就是得到了你大伯寓意隽永的墨宝!”

浓浓故乡情

■陈亚廷

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大地。我打开车门,一股巨大的热浪扑面而来。

老婆从网上查到一个打卡地:播州区新民镇向家沟,我们开车100多里后来到此处。下了很长一段陡坡,前面有几个水泥墩子挡住了去路——路到此处就没了,正踌躇间,看见一对年轻情侣骑着摩托车经过。

“小伙子,请问一下向家沟怎么走?”

“你们要从这里走?下去一个小时,爬回来要走两个小时。你们最好跟着我们走,很快就可以到达河边。”

于是我们掉头,跟着他们走。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坡。我尽量靠近山坡,速度在20码到30码之间。小情侣的摩托车速度很快,一溜烟儿就不见了。但是到了下一个岔路口,他们就停在那里等着我们。

走着走着,前面来了一辆越野车,我只好倒车,尽最大努力靠近山坡,让那辆车缓缓地擦肩通过。

经过约莫五分钟的折腾,我早已汗流浃背,料想小情侣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没想到转过弯一看,他们仍然在烈日下等着我们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条大河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

“叔叔、阿姨,我们家还要往里走,你们顺坡下去,把车停在那户人家。我叫张旭辉,你们就说是我亲戚,他们会让你

们免费停车。”

“谢谢,太谢谢啦!今天出来得早,车上没有什么东西,只能给你们两瓶矿泉水。”老婆不停地说。小情侣推辞再三,最后终于收下。

果不其然,我们把车停在农家,三五分钟就下到河里。清澈见底的河流呈现出翡翠一般的颜色,两岸是翠绿的山岭。不远处,几头水牛在河边悠闲地吃草,大朵大朵的白云在蓝天荡漾。

我抛开老婆的遮阳伞,跳进河里,那凉凉的水呀,感觉真是舒服极了,真是好山、好水、好风景!河边还有几顶帐篷,我进去感受了一下,哎哟!热得像蒸笼。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正午时分,也许晚上太阳落山了,顺着河边的风,伴着山林,此地一定非常凉爽。

老婆带外孙很辛苦,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七月初,在河南教书的奶奶终于放假回去带孙了,老婆才回到遵义“休整休整”。首先,啥也不做,静静休养三天,然后我每周安排在乡间游玩。盛夏季节,只有去有水的地方。带上我们的小泰迪,去了播州向家沟、绥阳清溪峡山庄、虾子云水湾、海龙贡米村等地游玩。

老婆说,清溪峡山庄彩色的装饰、宽敞的房间、丰盛的早餐,让人流连忘返。清溪湖碧绿的湖水,两岸各种各样几万年形成的钟乳石,则让人感到美丽而

温馨。但最让她激动的是:在海龙贡米村闻到了稻子的香味儿。

从向家沟回来的路上,车停在河边,她下去捞鱼。在漫过膝盖的小河,在一个山脚旁的小潭,有几个小洞穴。小洞穴里藏着很多鱼,小的长几毫米,大的长两三寸,还有泥鳅和螃蟹。

为了抓鱼,老婆弄坏了遮阳伞;为了抓鱼,全身上下全湿透了。我抱着小泰迪,在岸边等了半个多小时。

“快走啊!小狗都被太阳烤焦啦!”我高声“抗议”道。老婆依依不舍,终于离开河里。

“不好意思,大鱼全跑了,捞到五条小鱼。”

看着矿泉水瓶里的五条小精灵,老婆那种兴奋、那种满足、那种愉悦,几十年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你咋那样兴奋?”

“你不知道吧,因为我来自鱼米之乡,从小就在稻花香里成长,从小就喜欢下河摸鱼、上树捉鸟。”

搞了半天,是童年的一股悠悠乡愁啊!

是啊,老婆生于20世纪60年代,1972年随父亲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遵义。但家乡的稻花香,以及在家乡摸鱼捞虾的童年印记,却深深刻在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

难怪见了稻子、见到小鱼那样兴奋,原来是一股浓浓的故乡情,在她心中反复荡漾。

夏天的夏

■何永书

(一)

风里携带的热量,差点把目光熔化。所有附着骨头的肌肉,仿佛火山喷发前的涌动和冲突。

夏天,开始长出钢铁一样的躯体,横亘在白云之下、群山之巅。远望、细看、聆听、触摸,无论哪一种动作,都会生出一团火。

一棵古树,懒洋洋地站着,一百年、三百年、上千年……无法用具体的数据去揣测。

忽视一切,藐视一切。至于风度,至于力度,一枝直指天空,化成所有的遐想。

(二)

从一滴水跳进另一滴水,从一个波浪冲向另一个波浪——这些童年的欢乐,早就隐匿在一块块鹅卵石中。

冬天翻卷出来,夏,依旧在

眼睛里流淌。

流淌的不仅是水,是我们的喘息。潜入水底,蛰伏成一条鱼,与空气隔绝的鱼、不需要呼吸的鱼。

或者说一条水草,聆听流水碾碎阳光的声音。贮藏一身力量,对抗着寒冬即将来临的侵蚀。

(三)

装点心情的火热,绽放出朵朵盛开的荷花。蜻蜓的莅临,以轻盈的身姿增添无限动感。就如我,一不小心,就撞进了这方宁静。

我循着一朵花的馨香,睁大眼睛收纳眼前的愉悦。同时抑制住内心的疯狂,寻找一丝心灵安放的蓓蕾,能够用万分之一秒的抓拍,定格专注时的感慨。

(四)

这样的夜晚,无数的蛙声,

深入田野,深入每一棵禾苗的微笑,与点点星光,构成一幅动静结合的图画。

风起时,摇曳着一地清凉。

知了还在蛙声重叠的缝隙里,呐喊出自己的烦躁。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可以吸纳,折射,反弹。

沿着一条小路,捡拾月光的斑纹,分解时,身后是家,前面是深深的夜。就像找到了一条释放的路径,然后洒落一地的惬意。

(五)

热浪过后,内心开始降温。烦躁之后,思维也丰富多彩。

经历了,走过了,透彻了,一幅画卷也就形成了。

而心灵的温度,才开始一点点在季节里弥漫。

